





諸葛亮出師表

後主立亮率軍北  
駐漢中臨發上疏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  
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  
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  
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  
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官中府中俱為一  
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翰曰官中禁中也府  
中大將軍幕府也若有作姦

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  
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

董允等

善曰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



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然攸之与禕俱為侍中又曰董允字休昭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此皆良

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

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

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

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善本無以字蜀志有為督愚善本有以字蜀

志無為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

也良曰向寵蜀將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

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

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相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

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鏡曰侍中尚書謂陳震長史參軍謂蔣琬也此二人皆亮所進用出

師後恐帝不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能用故屬之

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

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

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復

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

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

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

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善本作獎帥三

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

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



益進忠盡言則收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  
興後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其收之禱  
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  
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泣涕不知  
所云

再出師表

後主六年亮聞魏揚州牧曹休為吳  
陸遜所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

兵擊魏羣臣多以為疑  
亮上言於漢主云云

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  
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彊然不  
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

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  
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  
可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  
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瀆乘勞此進趨  
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  
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  
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  
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眾難塞胸今  
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  
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



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駕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耳然表趙雲陽羣馬王闇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賁叟羗散騎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一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

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此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又蜀志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父

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晉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疏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基功疆近之親內無應



門五尺之童。榮榮子立。形影相孚。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達。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宰臣秀才。以臣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即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誦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况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土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孀。保卒餘年。臣生當殫首死當結草。臣不勝大馬怖懼之情。謹奉表以聞。武帝覽其表。嘉其誠。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服。遷漢中。

太守。按令伯之表。反復諄篤。出於真誠。至今讀之。猶足使人感動。况當時之君子。三國非無文章。獨取武侯一表者。以其發於至忠也。令伯之表。出於至孝。故亦附焉。自晉及唐。以奏議名多矣。其尤卓偉者。魏文正陸宣公。論建所及。皆正君定國之言。篇數既多。又其文或尚偶麗。學者自當孰復。其全書故不錄。

右先漢以後諸臣論諫之辭凡一百二事

一唐四附注者不與

議論七

薄昭予淮南王書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孝文初即位。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常謂上大兄。怨辟陽侯。自襲金。推推之。文帝赦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令帝舅將軍薄昭予書諫。數之云云。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其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

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晉灼曰：不欲使錯在王國。大王不肯。

皇帝卒，易之。師古曰：卒，終也。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

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

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

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

飢。師古曰：飢，曲也。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為布

衣，守冢，真定。師古曰：屬，謂委棄之也。皇帝不許，使王母失南面之

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

今迺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其非計也。夫大王以千

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

霜露沐風雨。師古曰：沐，亦頰字，洗面也。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

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

之艱苦，日夜怵惕，脩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

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

士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公為之基而不能

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

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師古曰：謂請守母冢，自為名節而表

異行用。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



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  
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  
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  
食於大王之手明矣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  
齊相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項  
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師古曰頃王高帝兄仲也  
匈奴入代不能守高帝奪  
其國退為  
郟陽侯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  
古周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人之所以安國便事而  
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大上如淳曰  
天子也不可得也工之諸侯  
游官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師  
古

曰言各有所  
主而坐其罪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為軍吏者中尉  
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繼美來歸誼及以  
亡名數目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  
可得也師古曰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在  
下小吏而身不干豫之不可得也王若不改  
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  
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  
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  
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  
驕盈行多不軌追念皇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  
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



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鄒陽諫吳王書陽齊人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辭著名久之

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其辭云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之宮若懸衡漢家未央宮師古曰倚持也

天下服虔曰關西為衡應劭曰衡平也如淳曰衡猶稱以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

師古曰此說秦自以為為威力強固非論平法也下又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則是說從橫之事耳服釋是也

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制之行也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

勝連從兵之據師古曰從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音子容反

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蘇林曰覆盡也言上射飛鳥下盡伏菟也闔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

責於河間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遂弟辟疆為河

間王至子哀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孟康曰高后割

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

帝與呂后也一說惠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鴆殺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得免六子以此怨之城

陽顧於盧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

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齊北王治處喜顧念而怨之三淮

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見遷殺思墓欲報怨也師古曰三子為

見遷殺思墓欲報怨也師古曰三子為



王謂淮南衡山齊北也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孟康曰不專

諸國各有私怨欲申其志不肯專為吳非不敢相救也

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張晏曰青陽

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

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蘇林曰

陽知吳王陰連結齊趙淮南胡越欲諫不敢指斥言故

陳胡越之難齊趙之怨微言梁并淮越人之糧漢折西

河以輔大國以破難其計欲隱其辭故謬言胡益深為

乃致其意焉師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游霧雨

咸集聖王底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

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

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

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

王之義師古曰言在下風側聽高故願大王之無忽察

聽其志臣聞鷲鳥索首不如一鷄孟康曰鷄犬鷄也如

比天子師古曰鷲擊之鳥鷲鷄之夫全趙之時服虔曰

未分武力鼎士衮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師古曰衮

鼎士舉鼎之士也叢臺趙王之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

師古曰幽王謂趙幽王友也湛讀淮南連山東之俠死

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師古曰厲王淮南厲王長

也西謂廢遷嚴道而死於



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師古曰諸謂專

諸賁謂孟賁也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師古曰畫計也音獲始孝文皇

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

牟朱虛東襲義父之後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欲

誅諸呂猶春秋褒邾儀父師古曰立天子謂立為天子也義讀曰儀父讀曰甫深割嬰兒王之

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小嬰兒者文帝於骨肉厚也或曰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

師古曰或說是也壤子王梁代如淳曰文帝之二子晉灼曰揚

壤盛曰益以淮陽卒小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

等哉應劭曰小儻小也濟北王興居反見誅因弟於雍者淮南王長有罪見徙死於雍所以然者坐二國

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其反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

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

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師古曰言

吳當絕滅無遺嗣也高皇帝燒棧道水章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

也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張晏曰項羽自

謂西楚霸王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

如淳曰荆亦楚也謂項羽敗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應劭曰言不可

言漢朝之安諸侯不當願大王熟察之吳王不

枚乘奏吳王書字叔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然望謀為逆也乘奏書云云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

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



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効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天以一縷之任繫十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師古曰駭亦驚也鼓繫鼓也繫方絕又重鎮之繫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繫外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

安而欲乘繫郊之危走音奏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音倉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其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不過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師古曰乘自非止見百步之中故謂由其基為不曉射也福生有其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師古曰納猶藏也泰山之雷貫石單極之統斷幹



晉灼曰。統古綆字也。單盡也。盡極之。綆斷幹。幹井上四  
交之幹。常為汲索所契傷也。師古曰。晉說近之。幹者交  
木井上。以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  
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  
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  
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底厲。不見其損。有  
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  
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按此天  
也。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  
乘去而之梁。從孝王游。

又說吳王辭

景帝即位。御史大夫晁錯為漢定  
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

反舉兵西鄉。以誅錯為名。漢間之斬  
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云云。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徠之塞。

師古曰。徠西南  
夷也。才各反。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

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擒六國。

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

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脩戎狄之義。而南

朝羗徠。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

今夫諂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

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

以些言於漢。李氏曰。此  
些量也。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



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二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師古曰隱匿謂僻在東南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師古曰言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執而輸雜出貢賦入於天子猶不如吳之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如淳曰言漢京師所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也臣瓚曰海陵縣名也有吳大倉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服虔曰長洲吳苑也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張姜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蘇林曰吳以海水朝夕

為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

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師古曰十分之中可冀五分無患故

云尚得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

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蘇氏曰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也襲大王之都魯

東海絕吳之饒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

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

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反齊守約不從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跡晉灼曰齊

孝王將問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後藥布聞齊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師古曰齊王傳云吳楚已平

齊王乃自殺今此枝乘謙書即四國不得出兵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南淄川王

也發兵應吳楚皆見誅趙囚邯鄲應劭曰漢將鄴寄王於邯鄲與



囚無異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

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

言將兵而處吳軍之北以距吳也弓高宿左右服虔曰韓頹當也師古曰宿止也言弓高所將

之兵屯止於吳軍左右也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

王孰察焉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

鄒陽獄中上梁主書鄒陽故乘嚴忌知吳不可

為人有智略抗旣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患之孝王怒下陽使將殺之陽客

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紕從獄中上書云云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荆

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

無禮丹亡去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

之貫日也師古曰精誠若斯太子尚畏而不信也太白

食昂義亦如之衛先生為秦書長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

蘇林氏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

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昂昂趙分也將有兵故太夫精變

白食昂食干歷之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義願

知左右不明卒使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

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

應劭曰下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朋

之其右足武王歿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則其左足

至成王時抱其璞哭於郊乃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

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

之



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  
聞比干剖心子胥鳴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  
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  
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  
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  
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  
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  
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  
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白圭顯於中山  
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

心折肝相信豈其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  
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曠腳於宋宰相中山范  
睢拉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  
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  
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  
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於道路繆  
公委之以政竈威飯牛車下相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  
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  
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  
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



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  
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  
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  
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兄  
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  
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魯宋之聽則五伯不足侔  
而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而不說田  
常之賢應劭曰燕王噲賢其相子之欲禪以燕國國乃  
大亂田常陳恒也齊簡公悅之而殺簡公今使  
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  
全也師古曰說讀曰悅封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故功  
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諸

侯齊相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  
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  
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  
誅其自是以叔孫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二公  
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  
腹見情素墮大規反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  
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  
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  
為大玉道哉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  
族坐之湛沒也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  
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  
刺之師古曰此說云湛七族無荆字尋諸史籍荆軻無



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定何人也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眦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抵輪困離奇而爲萬棄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抵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抵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眦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

子蒙之言以信荆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

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應劭曰言文王

之得大公非因舊故若烏鳥之暴集何則以其能越羣拘之語馳域外之

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廡之

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孟康

曰周之介士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者不

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

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

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

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



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按此篇用事大多而文亦侵  
移於偶儷蓋其病也。然其論譏毀之禍至痛切可以為  
世戒故取焉。

王吉諫昌邑王疏

吉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

吉上疏諫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  
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惻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  
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  
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  
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  
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虛不

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  
搏銜馳驅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筆纒身勞乎車輿  
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灸冬則  
為風寒之所侵薄數以爽脆之王體犯勤勞之煩毒非  
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  
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  
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  
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楛之間哉休則俛仰屈信以  
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藏專意積精以  
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



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  
轉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園池  
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  
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  
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熾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  
饗國之福也臣吉愚冀願大王察之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  
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情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  
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從  
自若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  
重焉久之昭帝崩霍光秉政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  
○又冀遂為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為  
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  
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  
郎中令善媿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嘗久與騶奴宰人

游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鄰行左右侍御皆  
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  
問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為無道亡  
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儼  
於桀紂也得以為堯舜也王說其諂諛嘗與寢處唯得  
所言以至於於是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  
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  
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選郎  
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遂去安等○按吉遂  
之事昌邑王可謂不負所職矣王以失道廢二人常加  
褒異以為人臣之勸可也而乃僅得減死  
且被髡鉗之罰霍光於是乎失政刑矣

### 丙吉奏記霍光

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  
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

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  
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

定吉奏記  
光云云

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



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

後師古曰雖無嫡嗣旁立支屬令宗廟有奉故云大誼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

之師古曰恐危社稷故廢黜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

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眾庶察其所言諸侯宗

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

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晉灼曰出郡即獄歸在外家史氏後入掖庭耳吉前

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

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著龜豈宜優顯先使

入侍師古曰侍太后今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

甚光覽其議遂尊立皇曾孫遺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

張敞諫膠東主太后書敞拜膠東相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

諫云

臣聞秦主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孟康曰葉陽秦昭王

后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不食鳥獸之肉師古曰樊姬也口

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欲者將以

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乘輜軒下堂則從傳

母師古曰輜軒衣車也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文頴曰謂衣裏結束

綢繆也師古曰組紉之屬所以自結固也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

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

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



乎來今。今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啟幸甚。  
書奏太后，止不復出。

杜欽說王鳳論九女

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請欽為大將軍。軍武

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

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一

之極也。臣瓚曰：天子一娶九女，夏殷之制也。欽故舉前代之約以刺今之奢也。

必鄉舉求窈窕

不問華色。

師古曰：鄉舉者，博問鄉里而舉之也。窈窕，幽閑也。

所以助德理內也。

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

師古曰：媵，女之內兄弟之妻也。謂之娣，塞絕也。

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

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

女德不厭。

師古曰：由，用也。從也。女德不厭，言好色之甚也。

女德不厭，則壽命不

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

師古曰：失，讀曰佚。佚，與逸同。

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

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

後，俛異態。後俛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

師古曰：間，代也。適，讀曰嫡。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

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

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

之家，求淑女之質。母必有聲色音技能為萬世大法，夫

少戒之在色，小亦之作，可為寒心。

張晏曰：刺幽王廢申后而立褒姒，黜太子。



宜咎而立伯服也。臣瓚曰：小卞之詩，太子之唯將軍常。

傳作也。哀太子之放，遂愍周室之大壞也。故事無有欽復重言詩

以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欽復重言詩。

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

悼懼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驗，禍

敗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鳴，閔睢之知好，色之

也。故詠淑媛，女戎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夫君親

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曰：正其

本，萬事理。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

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若是者，誠

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

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非天下

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閔睢之思，速委政之

隆，及始初，清明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以

忽，不可以遴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

### 又說王鳳論專政

鳳常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

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繼功臣絕世，填撫四夷，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見鳳專政，泰重戒之云云。

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

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穰侯，昭王之

舅也。文穎曰：穰侯魏冉也。權重於秦，威震鄰敵，有且莫偃伏之愛

師古曰：言昭王幼少，且父心不介，然有間，然范睢起徒

步由異國，無雅信，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文穎曰：范

穰侯就國。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師古曰：武安侯謂田蚡也。

乃退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甚不可不察

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母使



范睢之徒得聞其說頃之復日蝕京兆尹王章上封事

勿用以應天變於是天子感寤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

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

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後起鳳就位鳳心慙

稱病篤欲遂退欽復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

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已自責至誠動衆愚知莫

不感傷雖然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繫其去就之節

者耳非主上所以待將軍非將軍所以報主上也昔周

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

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于齊猶歎息永懷夙夜徘徊

不忍遠去况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

下治安變異之意莫有將軍主上昭然知之故攀援不

遺書稱公母困我唯將軍不為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

以固至忠鳳復起視事上令尚書劾奏京兆尹章章死

詔獄語在元后傳章既死衆庶冤之以譏朝廷欽欲救

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

事以為不坐官職其以日蝕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內

有所犯雖陷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况於遠方恐

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也如是塞芋引之

原損寬明之德欽愚以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

郎從官盡展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

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

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優游不仕以壽

終。按欽與谷永均之為黨王氏然其於鳳時有忠益

又優游不仕非貪位慕祿者比求似差齋焉然使欽誠

知大體當勸鳳還政天子避遠執權則劉氏王氏俱安

矣不知出此徒令其損威放欲而已至鳳以王章事慙

懼求退欽復綴引周公事勉之使留而王章之死欽亦

不能救也卒使權移外家以成篡奪之禍欽安得無責

### 說王鳳論劾賓

自武帝始通劾賓自以絕遠漢

漢使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閔都尉

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廼與容屈王

子陰末赴共合謀攻劾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為

相失陰末赴鑽琅當德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



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  
送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云云

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  
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  
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  
服凡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慝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  
寇師古曰比近也為其  
土壤接近能為寇也今縣度之阨非罽賓所能越也  
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師古曰城  
郭總謂西  
國也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  
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  
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為

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

師古曰言  
經歷不屬

漢者凡四  
五國也

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刀斗自守

師古曰  
夜有五

更故分而  
持之也

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粟食得以

自贍

師古曰稟給也贍  
足也食讀曰飯

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

給擁彊漢之節餒山谷之間乞匄無所得離一二旬則

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上

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

池盤石阪道陜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

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

畜隊未半阮谷盡靡碎

師古曰隊亦墮也靡散  
也隊音直類反靡音糜

人墮執



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

師古曰九州莫究豫青徐荆楊梁雍也五服甸侯綏要荒務盛內不求外令遣使者

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

弊所恃以事無用師古曰罷讀曰疲所恃謂中國非久

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師古曰言已立

山可至皮山也於是鳳白從欽言蜀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壹至云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一



